

世纪文库
SHIJIWENKU

穷乡

袁仁琮
著

台海出版社

穷乡

袁仁琮 著

(京)新登字 1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文库——丛书/包贵韬主编. —北京:

台海出版社, 1999. 12

ISBN-80141-034-3

I. 世… II. 包 III. 文学丛书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5439 号

台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凤城市黎明印刷厂印刷

ISBN 7-80141-034-3/I·20

全套定价: 300 元 本册定价: 25.00 元

目 录

一	“神爹”演义“神花”	(1)
二	村长的“荣耀”	(8)
三	要宣传就要“宣”出个样子来	(14)
四	再上一级台阶	(18)
五	钱老师批评李村长	(23)
六	村长奔走求援	(29)
七	金秋和尹万	(33)
八	老将出马	(40)
九	老县长惦记的是山里人,不喜欢走形式。	(45)
十	老县长忍不住发了火	(49)
十一	僧多粥少,只好一人分半瓢。	(53)
十二	女儿给尹万做饭,父亲大光其火。	(56)
十三	舞会照常举办	(61)
十四	村长的权威	(66)
十五	就在家乡顶起干	(70)
十六	髻洞起了大风波	(74)
十七	大胆的金秋让尹万吓了一跳	(81)
十八	髻洞出现了招工广告	(87)
十九	高兴不知愁来到	(92)
二十	憋包啊憋包	(97)
二一	村长劝告老婆说:“算啦,这是命里注定。”	(102)

二二	路啊路	(104)
二三	李沛雨让了一大步	(109)
二四	女儿和尹万都要离开髻洞	(114)
二五	李沛雨朝天呼喊：“天哪，你咋这样不长眼睛 啊！”	(117)
二六	李沛雨竟说出水平很低的话来	(120)
二七	李沛雨决心大吃一餐，结果夫妻俩只吃了一 碗肉末面。	(125)
二八	莫铁匠没法搞懂儿子的打算	(129)
二九	莫志远的七色梦	(132)
三十	莫志远成了乱碰乱撞的无头苍蝇	(137)
三一	木楼里的临时会议	(142)
三二	村长活得真不容易	(148)
三三	离开工地，李沛雨才明白心慌意乱的原因是 欠念妻子。	(153)
三四	坍了半边天，但村长是硬汉子，在艰难中又 站了起来。	(158)
三五	李沛雨等三人被抓	(166)
三六	李沛雨等人被抓的原因是“闯进乡政府闹 事”	(170)
三七	板栗寨抢先一步，髻洞贷款变得遥遥无期 了。	(178)
三八	金秋和尹万四处奔走，不想主意没打在点子 上。	(181)

三九	花了“活动经费”，事情才算了结。 ……	(186)
四十	赵进带领人马闯天下，出发时颇为悲壮。 …	(190)
四一	李沛雨向刘长林讨公道 ……	(197)
四二	李沛雨访查板栗寨 ……	(202)
四三	赵进和李沛雨都被处理了 ……	(208)
四四	山民们要去乡里问个一二三，被李沛雨 制止。 ……	(213)
四五	刘长林巧施和解计 ……	(223)
四六	李沛雨恋爱了 ……	(228)
四七	二赖捉奸 ……	(237)
四八	王永良告诉刘长林：“能不能得到宽大处 理，主动权在你手里。” ……	(248)
四九	刘长林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他这个家离垮 杆不远了。 ……	(255)
五十	鬻洞人发狠了，不拿一分钱也要把公路修 通。 ……	(260)
五一	车子开进村了，想不到车老板竟是二赖。 …	(267)
五二	刘长林被李沛雨骂醒悟了 ……	(272)
五三	二赖一心撮合嫂子嫁给李沛雨，刘氏骂他 是“癫子”。 ……	(279)
五四	莫志远亮相白鹤大酒店 ……	(284)
五五	金秋气坏了，说：“我搞不了这样的事，打死 也不干啦！” ……	(292)
五六	保持纯洁和顺应时势 ……	(297)

五七	莫志远度日如年,却不能对任何人说他的苦衷。	(305)
五八	二赖故事的终结	(311)
五九	李沛雨醉说尹国栋	(319)
六十	贵琴算得上个人物	(326)
六一	神秘的倪燕	(331)
六二	莫志远说:“倪燕,我算怕了你。”	(337)
六三	金秋作了痛苦的决定:离开尹万。	(343)
六四	不是结尾的结尾	(352)

一 “神爹”演义“神花”

髻洞寨头山嘴上忽然出现一朵古怪的花，大得像小脸盆，红得耀眼的花瓣重重叠叠，瓣瓣花的边沿都是金黄金黄的颜色，红光四射，远远望去就像灿烂的落霞！第一个看到的是村长李沛雨。早上，他挑一挑干柴晃悠悠地回来，远远就望见山嘴上那团跳跃的红色，早上红晃晃的阳光一照，活神像个火球，他当时脱口喊了一声：“呀！”

他活了五十岁，见过这丛叫不出名的绿物开花绽朵的只有几次，每次都是吉兆。不是应验在本村，就是应验在全国。他不知道这次该应验什么。李沛雨站一阵，换个肩，用心地想一想。现在，村子里的小水电站没有了，小加工厂垮了，通往镇上的那条简便公路修了一半，搁下了。党支部、村委会干部配备挺齐，他自己是村长，却没什么公务可做，他于是又像普通农民那样，该砍柴的时候砍柴，该割草的时候割草。他每次回到寨子外面，总是要站一站，“嗨——”的喘口气，想想心事。他想得最多的是憨儿子。真不知是哪辈人作的孽，生了个憨儿子，半道死了不说，女人心事太重，从此变得痴呆了；有时也想一想女儿金秋。女儿全不听他的招呼，偏偏爱上了县上来的那个“小流氓”，不知道咋样才能把他们分开。当然，难免也要想一想村子里的事。不过，一想到这上头，心头就发紧，乱得像一蓬刺。因而，一想到这些烦人的事，就叹口气，强迫自己去想高兴些的事。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想，只望远远近近的风光。所以，寨子两边的山上，哪根树最先发绿了，哪根树结了果子，哪块园子栽了哪样菜，他都清清楚楚。他昨天才到山嘴那里去割草，还只看见草不像草树不像树的绿油油的一丛，并不见花呀！这

样看来，这花是赶在一个夜里开出来的。有什么花连花包也没有，能在一个夜里开出来？他觉得神了。

村长越想越觉得怪，也不晓得是高兴还是怕，连走路也摇晃起来。到自己木屋的山墙旁边，竟慌乱得面前的一捆柴还没放下，后面的柴捆就从肩上滑下来，恰好砸着脚跟，痛得“妈呀”的叫起来。连忙吐泡口水敷在痛处，边奔进屋边叫月桂。

“月桂，月桂，那花又开啦，又开啦！”他大声地喊。

月桂是他老婆。女人正从土里给长成半尺高的包谷泼粪回来，一身还散发着粪便臭味。小加工厂“突突突”的声音还响的时候，月桂虽然因为死了憨儿子，手脚明显地迟缓了，还是要碾米就碾米，要擀面就擀面。现在，要是不想用碓舂，得挑到五里外的上寨去碾。累且不说，还得听人说风凉话。

“呃呃，你们那里有人碾嘛，跑这样远练脚劲来啦？”

“横顺你男人有本事，搞垮啦又搞起来就是。”

这种时候，当着别人的面，月桂忍了，回来却是少不了要吵的。几天前，缸里没米了，她不愿意大老远地去碾米，听人说风凉话，告诉男人说，没米啦，去碾米。男人借口有公事，没去，光吃红苕已有几天，干脆火也懒得生。这下月桂没好气地问：“火烧屁股一样的，哪样事？”

李沛雨定定神，说：“山嘴上那一蓬，又开花啦，好大一朵，红得扎眼睛，听我爹说，牛的年开过一次，全红，穷人就掌管了天下啦……”

李沛雨还要说下去，被月桂打断了，说：“这一次开花呀，老天要下金子，你等倒起。”

李沛雨晓得女人在揭他的短，想发火，却又发不出来。

村寨里经常有叫人害怕的传闻。谁谁的娃崽不孝顺，雷公变做一只大公鸡飞进来，站在神龛上，直到娃崽在爹妈面前跪下，赌咒发誓以后不再做忤逆的事，大公鸡才飞走。谁谁家的母猪下一

窝猪崽，全都不长眼睛。这家人害怕，赶紧拿去埋了。结果那年发大水，冲垮好多家。村里人最怕出怪事，怕一出怪事就有劫难。山嘴上草不像草树不像树的这一丛每次开花都是吉兆，也许鬻洞人的磨难该到头了吧？谁知道呢？见男人忐忑不安，月桂心里跟着发虚起来，说：“你还到处去说，赶快烧香烧纸，求菩萨保佑是正事。”

“我是干部，又是党员，咋能干这事？”李沛雨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

“我是群众，是落后分子，反正儿子也死了，我不怕，我去烧。”月桂说着，很不耐烦地瞪男人一眼，转身进屋里去了。她十分虔诚地从板壁上拿下落满灰尘的一搭钱纸和三炷香，拣屋背后一块干净的处所，焚香化纸，口中念念有词。待纸燃尽，月桂才恍惚有了许多寄托，心满意足地回到伙房。到外面做一趟活路回来，就该吃早饭了，这是乡下人的习惯。月桂今天存心整治男人，故意不给他做早饭。她揭开鼎罐盖，把剩下的两个红苕吃了，悄悄从后门出去，又不由自主地朝埋着憨儿的山上走。

几天以前，女儿和男人生气，一个人进了县城。说就是死，也死在县城，再不回来见让她寒心的爹了。女儿的姑妈在县城附近住，听说离尹县长家有一段路，女儿自己说是去了姑妈家，鬼晓得是不是真的？万一跟那小流氓来往，做出见不得人的事来咋办？月桂一肚子苦水无处诉说，那默默的坟成了她的寄托，相信儿子是听得见她说话的。

男人在外面傻想一阵，肚子饿得咕咕叫。朝屋里喊：“月桂，搞饭吃！”连喊几声，不见动静。进家找也没见着，还以为女人是到山嘴上那朵古怪的花去了，也跟着呼前喊后，邀约着去看花的人一起走上山嘴。

消息很快传开了，村子里闹哄哄的。不多工夫，山嘴上就挤满了人。不晓得什么时候起了雾，山嘴那里一片朦胧，更添几分神

秘。跑得快的，已经看个明白，正在跟后来的人说自己的看法：“听我大爷讲，鸡那年开过一回，就发瘟，一潮一潮的死人，死到后来，连抬上山的人都没得……”

一个说：“那是碰上灾星了，不关这花的事，这是花仙子下凡。”

另一个说：“猪那年也开过一回，那年我二爷得秀才，是报喜的。”

“横顺这东西是不乱开的，不是出大人物，就是有大难，看倒起就是了……”

村长李沛雨也赶到了这里。他刚才忽然有了一些什么想法，想跟大家说说，这阵又一下子变得模糊了，甚至怀疑刚才是不是想过。不过，想过没想过都一样，现在，再也没人在他跟前村长长村长短的了。不少人看到他爱理不理，有的喊他一声村长，也不过出于应付。人们已经不把他当回事了。现在，他出现在人们跟前，竟没人搭理，这种感觉特别突出。一个老者拄根疙里疙瘩的拐棍上山嘴来了，李沛雨喊一声“神爹”。也不知道这老者是不是听见，没理他，只和别人打招呼。跟在“神爹”背后的是莫铁匠。莫铁匠儿子志远在省城上大学。在山里人眼里，读书人是特别有身价的。特别是读大学，这是山里人的子弟破天荒的事，就不光是莫志远本人被另眼相看，连老爹也倍受敬重了。这样，村长的地位又在莫铁匠之下。这阵，“神爹”和莫铁匠被人们让进人圈子里，为的是听听他俩的高见。稍远一点又来了几个人，雾蒙蒙的看不见脸，只听到高一声低一声地讲话。村民被这朵古怪的花塞满了整个心思，很想挤进去看个究竟。但没法挤进去，站在外面又踮脚又伸脖子，还是哪样也没看见。旁边有娃崽在朝里头拱，拱进了一个，跟着又拱进去一个。有人看够了，从里面挤出来。于是，没见到的就七嘴八舌地打听。亲眼见到的人都不得了的顶真，说：“真的真的，脸盆大一朵，从来没见过……”

这时，忽然有人大声喊：“我建个议，让杨大爷他老人家讲讲好

不好？”是莫铁匠的嗓门。

杨大爷是个孤老。本来祖上家底不薄，他却不管家，不理财，只爱读书，结交朋友。读书却不读四书、五经，只读杂书。奇门遁甲，阴阳八卦，医药相术之类，只要能搞来，从来不问价钱。老来家产搞光了，只剩下半房间杂书和一个只差女人咋个生娃崽不懂外哪样都懂的“烂肚皮”。“烂肚皮”本来是对那些只装孬障货没有正经学问的人的贬称，在髻洞可不是这样。不管是对是错，讲出来的只要人家不晓得，哪怕乱讲别人也认为了不起；要是讲对了几件事，就即使不是神仙也是半仙了。一次，他看见一泼娃崽在寨子里的晒坝里玩，玩着玩着就按翻个娃崽扒裤子。一个瘦小的娃崽不玩了，悻悻地走开。第二天，他来铁匠棚里摆龙门阵，拍起胸脯对莫铁匠说：“准备吧，你那崽是个用钱的货。”

莫铁匠以为杨大爷说他儿子会败家，惊得眼睛都瞪圆了，问：“你怎么晓得他是败家子？”

杨大爷笑了，说：“你也是，我再憨也不会当你的面说他是败家子呀，我是讲，他是个读书的料，像以前那样读到拿个状元回来，没有半房间银子拿出去你哭去吧。”

“你咋个晓得我那崽能读书？”

“我不跟你讲。”杨大爷故意吊胃口，说。“横顺我说在这里摆起，信不信由你。”

没多久，莫志远果然考上柳田镇高小，而髻洞考上这里的就只他一人。又一次，杨大爷在路上碰到村里姓曹的老光棍，他朝老光棍看了一阵，说：“小心点，不出三天，你有一场病痛之灾。”

第三天下午，自称健康得能打老虎的老光棍病倒了。事情传出来，有人问杨大爷咋晓得？他笑一笑，不说。这一类事多得很，大家都说他神。在髻洞人眼里，“神”含有浑浑噩噩，神经兮兮的意思，而对杨大爷，则完全是褒奖之外加很多敬畏。

这下听说是“神爹”来了，二赖也跟着喊：“不讲话嘛，叽叽喳喳

还叫不叫人家讲啦！”

“神爹”那根疙瘩拐棍有两用，一是显派头，一是做烟竿。村里一有不寻常的事，大家总喜欢问他，他也从不推诿，有问必答。可是现在他犹豫了。犹豫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爱发表意见吃过亏。以前，村里的事，他是时时挂在心上的，牢骚不少，有价值的建议也不少，结果人家只记得他的坏处，记不得他的好处，得罪了乡长、村长，落个“嘴巴辣骚”的恶名。其二是眼前这花太古怪，实在不好说。但有些话他想说。尹县长来鬻洞扶贫，大家也很齐心，有几年的确像要发起来的样子。可是好景不长，垮了，要是他死的时候还是这样，那是没法闭眼睛的。所以，他横横心，用铁钎狠狠地捅着烟嘴，装一卷叶子烟进去，捏一捏，划着火柴，插进烟卷里，烟嘴朝下，用劲咂了几口，大声说：“大家看得起，我就讲讲吧。”说着，膘李沛雨一眼。“不过，我这人喜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

有人打断他的话，说：“现在改革开放，哪个敢把你咋个？讲讲！”

“人心隔肚皮，难说喽。”

“大爷不要卖关子嘛！”

“好，我讲。”“神爹”大声说。“这是吉兆，吉兆啊！”

听说是吉兆，大家都松了口气，却又不满足，非要“神爹”说出个一二三不可。二赖是鬻洞有名的懒汉，巴望天上能落下白米饭，只消张嘴就能过日子，比谁都想听，央求说：“大爷，你快讲，是不是又要发救济啦？”

“神爹”白二赖一眼，说：“你这种人，又懒又赖，就是老天下银子，也不会下给你。”

二赖被“神爹”训斥，搭讪着走开了。“神爹”这才说：“这花开成哪样色，是有讲究的。牛的年开过一次，全红，那时候我才十多岁，我爹看过，回家来悄悄说，不出半年，这天下要大变。从他讲这话到解放军来，整整半年，你说神不神？过了二十七年，也就是龙

的年，又开一次。那年，我爹已经过世六年了，是我来看的，也是全红色，我说是吉兆，果然，那四个孽障倒台。过来三年，又开一次，你们都看见了，应了什么，得了哪样好处，大家也是晓得的。这朵花，和十多年前那一次开的花一模脱壳，可惜呀，可惜不该第一个看见的人偏偏让他看见了，这花神得很，让他先看见啦，彩头就差喽……”

于是，大家纷纷猜测，这不该第一个看到的人究竟是谁？山里人是有许多忌讳的。比如娶亲人家忌讳第一个客人是寡妇或孤老；酿酒人家不喜欢孕妇登门；清早出门忌讳第一眼看见抬死人，忌讳第一声听到乌鸦叫等等。有吉兆当然忌讳发现的是不吉利的人了。髻洞谁是最不吉利的人，是不难猜到的。

大家都不再言语。当时，髻洞乡镇企业垮台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莫铁匠还把胸脯拍得嘭嘭响，说非告他狗日的李沛雨不可。后来，不满的，提意见的人越来越少。到现在，山民们连说说也不愿意了。是现实使大家变得与世无争了，是领导他们的人使他们变得不愿意过问集体的事。是失望、心死，才使他们变成这样的，而在髻洞，他李沛雨就是罪魁！

“神爹”见大家闷头不响，干脆把话挑明，说：“大家说，老县长来扶贫，髻洞是不是好了几年？败家容易创家难哪，髻洞搞成那样子容易？”

“神爹”说到关键处，就有些困难起来，咂几口烟，又看看大家，才继续说下去：“不过不要紧，只要换换人，就会逢凶化吉……”

李沛雨在一旁听到“神爹”说这话，汗毛都炸了。他感到委屈、难过，他想大声喊：“我不是这样的人！”

但他没有喊，也没说一句话，一个人默默地走了。

二 村长的“荣耀”

村长的名字的确有过很响亮的一段时间。他的辉煌是从上县城参加乡镇企业先进代表会开始的。

这几天，上县城开会的事塞满了村长李沛雨的心思，常常搅得他整夜没法入睡。当了二十年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大大小小的会议不知参加过多少次，别说县里，就是地区、省城也去过。后来支部书记换成了村里的年轻人赵进，自己还当着村长，也没少外出。他并不是没出过远门的乡巴佬，对看大地方、大场面没多大兴趣。倒是那篇发言稿，搞得他心里不安。发言稿是乡党委书记刘长林把他叫到乡政府，和乡长、副乡长一起谈了半天，统一思想，由远近闻名的笔杆子陈秘书起草，最后由乡党委审定，再由陈秘书到县城打印成的。李沛雨没有进过学校大门，肚里这点墨水还是当村党支部书记以后，零敲碎打地学来的。他没法对文字方面说三道四，而是对当中说的事实感到不安。不错，县长尹国栋带人来扶贫的时候，他积极配合，办小水电站，修路，发放救济款。可是，大家太穷，锅都揭不开，他挪用专项款来救急了。为节约几个钱，小水电站买的是旧机器，三天两头出故障。后来，村里的确办起了加工厂、菌场，但那是尹县长的儿子尹万来办的。他并没有支持尹万来搞开发，不但不支持，还巴不得把他赶出去。他认为尹万不是来搞开发，而是来捣乱。他更不喜欢尹万和女儿来往。他警告过女儿，要是再和那“小流氓”来往，就要把她赶出家门。他不同意尹万在村头建厂房，说压了村寨龙脉，等等。而在发言稿里，完全变成另外的样子。这样做，不遭人骂？

可是，即使他怎样想不通，也无法改变发言稿的内容，更不会

允许他不发言。

李沛雨是硬着头皮走上主席台的，念完稿子，出了一身冷汗。他生怕看见尹万那张小白脸，看见女儿那怀疑的眼光，看见来鬻洞考察过的县委王永良书记。要是被他们看见他在这里瞎说，老脸就没处放了。然而，从他开始发言到结束，不但一切顺利，巴掌“呱呱”的响好大一阵，还出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刚一散会，他就被好几个人围住，有的说他的发言有启发性，让他们看到了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思想不解放，观念没有彻底转变。有的提出要到鬻洞来实地看看，好好取取经。有的甚至马上要去车站买票，以便第二天和李沛雨同往。

晚上，县委书记王永良到招待所来看他。他以为要挨批评，没想到王书记倒表扬了他，说鬻洞这几年搞得不错，鼓励他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快发展速度。王书记没一点官架子，坐在他的对面，像老朋友那样随意摆谈。他有好几次都想说：“王书记，事情不是这样的……”但他没有勇气，也不愿意毁掉已降临头上的荣誉。他顺着王书记的话往下说，一直到王书记离开。

但是，第二天买回程票的时候，李沛雨犹豫了，告诉要跟他去“参观学习”的杨广进说：“你板栗寨搞得不错，就不要去我那里了，改天我到你那里去。”

杨广进坚持要去，说：“要经验只有恭恭敬敬去取，哪有还要人送上门的道理？”

李沛雨执意推辞，说：“我兄弟俩还讲哪样客气？我去你那里就是了。”

杨广进和李沛雨多次打交道，熟，说：“今天一定要跟你去，就不要推辞了。”

李沛雨无法，只好同意。上车以后，他翻来复去地想县里把他树为典型这件事，越想越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妥。比如，明明是要在各村找办乡镇企业先进典型的，偏偏不让支部书记赵进参加，把他

支到地区去参观学习，而赵进和他是有很大分歧的，回去如何说？虽说搞材料、当先进并不是他的意思，他没有下作到这样的地步。但事情成了这样，还不是黄泥巴敷裤裆，不是屎也是屎？而今偏偏跟来个取经的人，就更叫他心烦了。好在车子开到乡政府的时候，他想出了对付的办法。

从乡政府到髻洞，公路毛坯拉通了，却无法通车。农公车开到这里，一阵哼哼叽叽过后，艰难地掉转头，装上几个乘客，留下一片呛人的汽油烟味，一颠一颠地开回去。这时，破旧的农公车开到没有站牌的乡政府门口，李沛雨给杨广进打招呼说：“下吧。”

从这儿到髻洞，还有十来公里，杨广进问：“公路不是修进去了吗？”

李沛雨随意回答说：“还差点。”

山里人常常用“差点”、“差不多”、“不远”、“转个弯就到”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关于路程的估计。说“不远”，至少要走一个钟头；要是说“转个弯就到”，少说得走小半天。李沛雨说的“差点”，实际上差得远——他不喜欢别人问这件事，是随意应付杨广进的。

李沛雨并没有就往前走，而是要杨广进在外面等一等，自己一个人走进乡政府办公室。找了一圈，没见着刘长林，急出一身冷汗。急忙奔上楼，见刘长林正好在小会客室里跟客人说话。李沛雨向刘长林做手势，刘长林见他急成这样，撇下客人出来问：“哪样事？”

“杨广进要去取经，搞不好要漏汤，快想个办法。”李沛雨说。

“有人取经还不好？正愁没机会好好宣传宣传你们呢。”

“这次搞上报材料的时候赵进没在，我怕他捅乱子，你还是给他打个招呼的好。”李沛雨说。李沛雨知道自己工作没做好，离典型远着呢，是刘长林硬抬上去的。快轮到他会发言了，还犹犹豫豫。后来他想，上台说就上台呗，嘴上说说难不到哪里去，哪想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他也知道靠上面压是不行的，压也没法把赵